抱潤軒文集

右抱潤軒文集都爲十卷其爲類者九曰論辨曰襍著曰序跋曰書說曰贈序曰碑誌上碑誌下曰傳狀曰襍記曰哀祭此與姚先生惜抱軒集編次略同而小別者其書之體例許式悉倣諸汪容甫先生述學而又參以包氏安吳四種惟總目述學所無其篇目首尾相銜又與惜抱軒異焉釐定體例則嘉興沈公閩縣李公始稽校元文復校字者則合肥張介尊明經襄校錄之役者則後學懷甯潘勖宣統元年己酉嘉平月繕寫將藏并識於左

抱潤軒文集目錄

曾張而後吳先生之文至矣然過求壯觀稍涉矜氣作者之不逮吳先生而淡簡天素或反掩吳先生者以此也環堵私言敢質諸天下後世丙午六月
義甯陳三立

抱潤軒文集卷一

桐城馬其昶通伯

雜說二首 甲戌

有盜焉操戈入主人之室而劫其財主人則知備之矣備人之盜也奈何已亦盜之乎人之生也資澤有定哉彼肆其欲而取快一時與陰覬於人而有之己者皆己之盜也吾烏知非盡其百年之所有者而預捐於一旦耶今有十金於此日用其一可十日而支也乃一日九其用焉悲哉一日誠樂也將如之何而爲九日之用也

雜說二

輪迴施報之說有乎曰無有絕之乎曰勿絕也教子教以無誑教者之道也嬰兒啼母恐之曰噬人者來啼則立止矣輪迴施報之說所以止衆人之啼者也嗟乎人之爲不善無所顧忌也久矣吾知其不善不爲焉可也衆人者必先慑其心而後可刼而進之何則彼衆人固非知道者也知道之人固非佛所能惑

也今學者不務行聖人之行第曰能詆佛聖人之徒也亦見其為滇人而已矣滇人慕京師竟京里多冠蓋他日見貧賤者遠避之以為吾京師人也人則竊笑之矣故凡有慕於京師者慎自勵其行毋徒避貧賤為也 吳至父先生曰韓按不測陳伯嚴曰辭邈有神致

李泌論 丙子

唐時吐蕃入寇嘗為邊患李泌謀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圖吐蕃今吐蕃備多能不用中國兵而吐蕃自困嗚乎泌之謀可謂深得天下之大計者矣昔者聖人知夷狄豺狼之性不可以先王之法治也故不與同中國使夷得居中國則吾之禍亟矣古未有夷狄雜處天下可以晏然無事者也至後世夷狄之禍尤甚吐蕃幸唐室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人主蒙塵於陝天下之大竟坐制於數千百暴至之寇動搖其根本而莫敢誰何當是時宰相尚欲結吐蕃以攻回紇彼豈以吐蕃為可和以羈縻之哉向使非泌反覆陳說而其計竟行則回紇之怨既深大食必不可招雲南必不可復天下新承兵革之後

財力俱匱吐蕃勢益驕必起而乘其敝據其要津籍制其官吏手揉而掌玩之則唐之為唐未可知也今有分盜以財匄其生者財不盡盜之欲不止何則彼所以竊吾之隙而生其欲利者固不僅如是遂已也且夫泌之心以為制夷者所以救天下之人也救天下之人而制夷遂不肯以制夷而困天下之人第使之不敢犯塞害民而已若窮天下力以逞志豺狼之國則仁人所不忍為也蝮虵竄於深山人跡不接之區必趨往以當其毒則可謂大惑矣夫以吾制夷君子尚有所不忍況使天下制於夷是又與蝮虵並處將為所噬嗑而不知也嗚呼先王政敎之不明久矣夷遂得乘虛而覬覦中國不求自强以勝之之術持忿而與之戰天下遂不勝其鬬爭之苦忍一時之辱以連和彼利吾之怯愈益肆其侵暴而快所欲然則求所以弭夷患而又不勞吾民者殊未有全策也顧安所得如泌者與之深計天下事哉張佩南曰深明事體文氣與蘇氏為近吳先生曰按切時事有長公之遂肆而不隋於輕剽

荀卿論 庚辰

孟子之言性曰善荀子之言性曰惡何所言之異甚耶曰不異也是皆本孔子孔子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又曰性相近習相遠唯上知下愚不移孟子之言性天命之性也無不善也荀子之言性氣質之性也不能無惡雖然孟子曰形色天性非即所謂氣質者耶荀子曰塗之人可以為禹非即所謂天命者耶知塗之人可以為禹而又曰性惡何也性命之旨不明於天下久矣吾見其初之善而人第見其生之不皆善也則必有退脫以自適者矣責富人以財彼且曰吾貧也曰女誠貧也而貴不可已彼富者則無辭矣責人以性善彼且曰吾未嘗善也今稱曰惡庶賢者聞之當益勉而惰者亦可以警矣然而其說不足以警惰而其弊足以誣賢夫聖人之言言於此可通於彼故行之而可成道之而無弊賢者鑒於彼以立言泥於此或不勝其失不察其指之所在第以其言有失也而執以為疵嗟呼荀子安所逃其責乎聖人之言不可幾矣賢者之言亦皆其所自得也下此者剽竊焉而已一切習為純美無疵之說而不必其言之有於己切於時夫言不有於己未有能切於時者然而較其純美或有遠過前

代者矣若荀子者固逆知吾說一出終不免於詬病也乃其熟思審慮而卒出於此者憤時之心誠切而救時之意誠急也荀子之教也始於勸學終於崇禮可謂深得先王經世宰物之原矣懼人之不吾從乃矯為性惡之說使人勉焉以就吾學範吾禮夫所謂就學範禮者是也而抑知非性之善則學與禮皆後起而強人以本無尚安必其從我吾於是知孟子之說之卒不可易也張廣晰先生曰讜議非俗儒腸胃中所有文亦屈盤瘦勁陳伯嚴曰古之人持說立教不一其歸要皆為發憤救時而設文能觀其大通氣息亦厚

風俗論辛巳

前乎吾者千百世後乎吾者千百世皆人與人相續而嬗焉者也接乎吾者閭里鄉國睽乎吾者四海九州皆人與人并立而生焉者也人與人相嬗古今以成焉人與人并立宇宙以塞焉而其中獨有所謂聖者哲者則凡覺人之事屬之矣有所謂君者佐者則凡長人之事屬之矣此其才智勢位既高出乎人人而凡為人者亦遂屈伏而受命蟻附而群趨因其志之所嚮意之所專遂翕然而蒸為風俗雖然風俗者其端甚微其終莫禦人之生也有口體耳目之欲則

遂有聲色嗜味之好有聲色嗜味之好由是有禮樂之節刑賞之施使其欲不至放於無等人之情惟其未有以倡之也而後有所憚而不敢亂之竊孤之淫衆人者賤之宜其憚而不敢犯然而天下之淫且竊者何多也兩驂載路一馬奔踶群馬皆逸而敵對壘一卒奔潰百卒從靡千畦之稻不能無莠千夫之村不能無頑衆人之所不敢犯苟有一人焉犯之則繼之者靡然起矣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誠病之也是故食取充饑稻粱非不具也進以庶羞則山海珍錯不足於口衣服禦寒布帛非不完也被以文繡則白縠蒲紈不足於體節之則情淡而日損縱之則蹈欲無窮不陷溺天之姦不止故君子戒懼於隱微絶惡於杪忽委曲煩重不敢偷為一切豈好為是拘苦哉誠懼其欲之縱而不可制己之德不立而人又將於己取放也世之人輒以為細行也忽之不然則曰吾一身何與人為夫一人之身密邇者豈啻十人十人密邇百人習焉百人密邇千人習焉習之所尚嗜好之所趨而能堅己以獨行者少矣嗟乎先王之遺俗存者萬一而已累世之聖哲君佐陶鑄之整齊之麻數十百年而始成及

其敝也一狂夫庸人不自勝其一念之媮足以蕩民風而奥世教是故君子在上則軌度一世而大為之坊在下則堅貞礩立宏己之學而不惟獨善自完外是二者大率戢戢之凡民其亦約身寡過焉可也雖無與於長人覺人之數即亦何忍使天下風俗之始我靡乎而況傷然民上實操風俗之權者哉方柏堂先生曰氣醞理足而筆法變化陳伯體曰氣體博厚孫佩南曰立論皆確有見地不獨調氣與周秦人為近嘗與曾文正集中原才篇并傳吾鄉郭君卿刑部尤愛此作謂所言有關於世道曾屬編書人錄副以去亦通伯一真知己也

為人後辨甲申

予家自九世祖西屏公為恕庵公長子傳至訓導公為適長者八世矣訓導公卒無子其祖奉王父命為之後於倫序實從伯父也後十年母氏吳宜人卒持服三年又十八年本生母氏張恭人卒有數弟皆殤矣請於官其祖得兼祧然格於例不得復持三年服也乃私痛而為之說曰為人後者之義何居乎重宗也重之則為之服斬而降其父母期示其義有所專云爾嗟乎父母天親也非人之所能為也不可得而更易也今於其伯叔父母或再從或服或無服疏遠

之人而父母之焉於其父母而伯叔之焉人子之心其安乎哉然而先王曰大宗之統至重也不可絶也重於此則不得不輕於彼也蓋嘗論之宗法者與封建相表裏者也古者天子世天下諸侯世國大夫世家其繼世而為天子諸侯大夫者即為其天下國家之所宗者也天下之族不皆天子諸侯大夫也則推其大宗之適長而為宗子以統治其族其族而有崛起為大夫者則又為繼別之宗故夫天下雖大如身使臂臂使指而不稍紊焉宗法行則庶姓有統一族無宗則一族之衆散而無紀天下者族與族相積以成焉者也一族無紀則天下之勢亦有所閡矣然則天子也諸侯也大夫也庶姓之宗子也皆所以為統者也如之何其可絶也統不可絶是為後之義所自昉矣禮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其非大宗而亦為之後者非古也秦廢封建而郡縣其天下自其公卿大臣以下皆不能世其祿於是所謂宗子者或單寒愚賤不足以庇其宗而遂寖微寖廢勢使然也封建壞於上欲宗法之存於下豈可得哉封建壞而宗法亡宗法亡而為後之義始濫為後之義濫而

人之倫理幾乎其滅矣此古今世運之一大變也何以言之古之為後者後大宗若小宗則舉從祖祔食之禮而不為之立後孔子曰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無後而得祭則亦不必後之矣惟大宗而後可後則為後者亦少矣嗟乎父母天親也非人之所能為也不可得而更易也此先王之所以難之也自宗子不能收其族則小宗之無後者求祔食而不得不其餒乎由是而降凡無子者莫不為之置後亦勢使然也宗法以維封建於下立後以濟宗法之窮封建既壞宗法不得不亡宗法既亡為後之義乃不得不濫蓋宗無以聯雖其伯叔父母之親苟非號為父子云者未有不見而遺之者矣於斯時也必舉小宗可絕之說以持其後亦人情所萬不便也然以不忍其無後者之心至抑其天性之愛且舉世皆然薄其所生而不之怪不誠為人道之大變哉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古者有斬衰三年之服有齊衰三年之服其降是一等者則期服也斬不可貳故斬於大宗則服其所生父母期今之服斬者多矣如子之為母婦之為舅姑及繼母生母慈母養母之類皆斬也所生父母縱不敢亢於所後而服

斬比之慈養之母不亦可乎明太祖定孝慈錄凡昔之服齊衰三年者或加入斬或降爲期而此服遂闕并其名而亡之此又古今服制之一大變也今誠爲所後父母服斬衰三年以示爲後之義爲所生父母服齊衰三年以申人子無已之情而凡所謂慈母養母者仍服以齊衰以重斬衰之服而又可以畧存周公服制之舊是一舉而數善集也夫先王制禮之義至深微矣非可以意增損之也今既不能一循先王之舊則必推考古今世變之所由以求得其天理人情之稍安者予故妄爲之說將以折衷於知禮之君子吳先生曰折衷至當通變稱情可謂深知禮意

陳伯巖曰神號當於人心之文魏叔節曰此文前幅可與余祔廟說相成

爲人後者其妻爲本生父母服辨甲中

婦人斬衰三年之服惟在室服其父既嫁則降其父而以服其夫又以祖禰之正體服其長子雖以舅姑之尊乃服止於期者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也宋太祖時改舅斬衰三年姑齊衰三年明太祖并姑亦改斬衰而降其長子之服今律文因之夫聖人之制禮義精仁至非苟焉而已也顧氏炎武曰婦事舅姑

如事父母而服止於期不貳斬也然而心喪則未嘗不三年矣故曰與更三年

喪不去予謂經言不貳斬者皆當服斬而降為齊衰期者婦服舅姑從服也顧

氏以降服言之非也乃其言居喪之意則是矣人子之守親喪三年不入於內

悲哀不息寢處不適其痛如此雖以壓父之尊猶必三年然後娶以達子之志

況夫之重憂未釋則婦之服雖止於期而其三年之中亦必有所以達夫之志

者故曰與更三年喪也後世禮教益微人子之薄其親者所在皆是而況其婦

乎乃從而重其服制使知婦之於舅姑子之於父母其服同則其所以事之者

不容有二亦所以勵薄俗也雖然子為父母三年婦亦為舅姑三年矣即繼母

生母慈母養母亦皆同於夫皆為之三年乃其夫服本生父母齊衰不杖期而

妻則大功不得與夫同服何也夫婦人之從服固率視其夫降一等矣今不降

其父母即名義之同於母者如繼母慈母之類亦不敢降而獨降其所生果何

義耶且古者適子之為庶母大夫以上無服士止於緦而已孝慈錄改入杖期

其妻之服亦同曾是所生之親而不足比於是乎此尤理之不得其平者也聖

人之制禮也初觀之亦若有可疑者及參伍以求莫不有精意寓乎其間後王有作則每多牴牾而不安矣然觀其所以沿革之由蓋亦世變使然云吳先生曰義精辭足似望溪集中文字陳伯嚴曰探達情變确義以成其通論

庶子為其母黨服辨甲申

或問曰庶子得為其所生母之黨服乎曰可喪服記庶子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為後如邦人是也然則喪服傳何以無之曰是固不能概為之服也古之為妾者有辨大夫之姪娣士之長妾皆得服其私親其子之不為後者皆得服其母黨若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者固已絕不與通安得復為之服是故深沒其文於正傳而旁達其情於後記以待處之者之自為權衡此聖人之微意也今律無庶子為母黨之服萬氏斯大據喪服記之文謂凡世之庶子皆當為母黨制服而又推本修身遠色娶之以道俾子得服其母黨之親而無所嫌其為說善矣然自三代以後不復有姪娣之媵其所謂妾大抵益微賤世之名族孰肯為妾於人者必度其子可以視為母黨之親而始得為妾則世

之無子而求妾者難矣且夫制禮之大端固將正名定分別嫌疑防僭亂也今律雖加庶子服所生母三年而削去其母黨之服凡以嚴嫡庶之閑而已古者公妾及士妾服其父母期故其子得為母黨服者從服也今使庶子為母黨服必先使妾得為其父母服而後可而其事豈可行哉今昔異勢喪制屢更不正其本而徒取末節行之轉見其多所牴牾且滋弊也其或所處情事有可為制服之道則援喪服記之文仿古姪娣長妾之例請於父與嫡母得命而後服焉可也萬氏謂天下無無母之人固也然欲申私恩於己母之黨無所顧慮而概為之服是無父也世之庶子不達斯義以抗其所生為孝不惟蔑視嫡母抑且無父實甚萬氏之說適足為其所藉口也其殆不足為訓哉吳先生曰議禮諸篇可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陳伯嚴曰遠識雅辭與前二篇相輔

為長子服辨 甲申

斬衰者服父之服也不得服其母而以服其長子子為母衰三年必父歿而後可母為長子衰三年即父在亦然是何其輕重之不倫乎然而先王制服乃若

是何也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又曰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蓋敬宗之為義大矣敬宗之義大故正適之統尊尊正適之統故為長子三年衆子期適婦大功庶婦小功雖以大夫之嚴而不敢降其祖禰之主所以正名分窒亂源也歷代以來未之或改也唐顏師古等乃請加冢婦期衆婦大功至今因之然其服長子三年者仍自若也明太祖定孝慈錄始改長子衆子皆不杖期至今因之然其冢婦衆婦之服又仍自若也夫同一不杖期也則長子與衆子無別也而獨異冢婦之服於衆婦豈正適之統不係於子而係於婦乎此何說也祖之服適孫期故為適孫婦小功服庶孫大功故為庶孫婦緦古之制也亦至今因之夫長子與衆子之服既同則適孫與庶孫之服不得有異適孫與庶孫之服既異則長子與衆子之服何得獨同豈正適之統不係於子而係於孫乎又何說也春秋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胡氏安國曰適冢始生即書於策與子之法也與子者定於立適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其子子

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孔子曰否立孫鄭康成注謂周禮適子死立適孫為後由是觀之父之於子祖之於孫未有不加隆於其適者也其加隆於適孫者以其為適子之子也今降其長子之服以同於衆是無所謂適也子且無適更何有於孫乎古人正體傳重之義於是掃地盡矣卒致他日召強藩稱兵奪統之釁賈生曰禮禁於未然之前不其然哉方懿文太子之卒也帝意欲立燕王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嫡之子子殁孫承嫡統禮也帝太哭而罷使建儲立適之說不足泥耶則燕王之長且賢胡為舍之而不立也以正適不可奪耶又胡為降長子之服以等於衆子也此所謂進退失據自貽伊戚者也然則宜復古者三年之服乎曰宗法之不行久矣徒服子以父母之服人情之所駭也然則宜何服曰妻適也子適也一也妻服其夫三年而夫服以杖期子服父母三年而父母亦以杖期服之可也記曰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則父為長子杖焉宜也為之期以成其為子之服為之杖期以別異於其衆子之服是猶愛禮存羊之意也是斟其輕重之宜者也呂氏柟曰為長子不杖期其

記錄之誤乎然而朝之禮文律令皆如此不應皆誤也予故從而極論之吳先生曰論難既能分風擘流斷制亦極精當陳伯嚴曰極控縱恢詭之致且說忠允更無待言

葬期論 甲申

葬宜定期乎曰親死而不葬人子之大罪也烏可以不定古之葬期七月五月三月踰月無或爽者今不能從何也葬地之難擇而其期迫也然則定期奈何曰期三年今律文亦有停柩不葬之禁矣而民不之畏以天下之不葬者多也勢不能一一按之罪則雖設是律空文耳三年之限獨非空文乎曰據禮經未葬不除服又略法周廣順之詔令已仕者不得赴官未仕者不得應舉庶幾其可懲矣必三年何也葬地之不易得也期之以三年則亦可以得矣夫終喪三年固當不治他事如是而不葬則是不以葬為事也不然則是有大故也有大故者人子之所深痛安忍仕進何予乎是已不以葬為事則不孝也不孝者罪之固宜第不許其仕進猶寬之也曰周禮有冢人墓大夫之職凡公墓邦墓之地皆為之圖而掌其禁今其葬也有定所無待於擇今必曰擇地於古何徵乎

曰孝經固有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之文矣徐氏乾學謂世數無窮而地域有限其勢必至於改卜又有始遷之別子造塋而卜豈後世人卜一邱之謂哉此其說甚辯矣吾恐其於聖人之意猶有所未盡也蓋地勢之不同地之情也周禮所云大抵主中原之地水土深厚故能大其兆域而行族葬之法不惟先王之制使然今之北方亦猶是也若江浙數郡山川峭薄即一棺之藏非精以求之患不免矣聖人俯察於地理而深知其不可強同故謀之卜筮以致其慎又兩存其義以待處者之各適其宜此其所以為聖人之經也且吾意冢人墓大夫既世其官掌其事則辨兆域正墓位之法亦必猶有其詳如詩所云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者特無所謂禍福之說爾曰司馬文正為諫官奏乞禁天下葬書張無垢至欲律葬巫以左道亂政之辟歷代儒者亦無不深詆其術今子所云得無戾於此乎曰自地勢不同而相墓之術興相墓之術興而休咎之徵驗益起人子不勝其禍福之心至有終身累世而不克葬其親者此儒者之所以痛心疾首於斯也夫親死不葬而禍蔭是謀此誠不孝之大者也精其術以避諸患

而藏吾親則亦不可以已也吾讀禮經見古人之於喪禮蓋至慎矣始死而襲襲而斂斂而殯殯而後葬極纖且細各有定程夫自襲以至於殯若是其慎之也慎之也者所以期成乎葬也至於葬而顧可不慎歟附身附棺之慎其事皆可取辦一時至葬則一藏而不可復啟水泉之侵否風蟻之不易預知也於此有術焉可以審形勢決取舍豈非格物之一端而人子慎終者之所有事乎夫古者既有官以掌其事卜以決其疑不幸而有患且制有改葬緦之服吾於是知古人所以慎其葬者猶有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其後程子朱子亦謂地不可不擇大儒之通論足為萬世法矣若徒懲希福不葬之蔽并其術之可以致慎於葬者而亦絕焉其毋乃因噎廢食者類歟呂新吾至謂朱子遷葬有福利之心為生平之一迷嗟乎求善地者安親也不惑於風水者為己名也己名與親體孰重今夫人之置一器也不得其安處雖再更之不為嫌況吾親體魄之所藏既已不安於心豈可幸其不見而苟自欺乎若曰有福利之心是以親為市也曾是大賢也而忍以親為市乎哉吳先生曰陸義姑執此所謂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者也鄭東父曰葬地難得當

獨妥求之親年不俟然後用斯議可也陳伯嚴曰本人心所安以推禮意而盡其變故不徇高論不牽俗情如此

說需 乙丑

予讀需彖辭大象及序卦與九五主爻義合而諸爻則多取險象義若有相反者嘗疑焉久之乃始恍然於天下之事未有不徧歷諸艱而乃有從容自樂之一日也聞之剛主進而柔主退世有進而獲濟者矣未有需待退懦而克有成者也左氏曰需者事之賊此需之泛義也奮發之氣近陽然能堅忍以自成則亦陰之用也需待之氣近陰然能恆久以自貞則亦陽之德也為學者之困心橫慮為治者之遺大投艱一切以躁率迫隘之意行之而不敗者未之有也屯之建侯動乎險則曰盤桓居貞蒙之養正陰而止則亦曰利貞者需之時義大矣而惟處艱苦困塞之時為尤切也需之始則于郊于沙于泥于血而後能貞吉以需酒食學問之事歷之久則其艱愈甚艱愈甚則其自得之也愈深四之需血非親歷於學者不能知也出自穴非極困將通者幾乎難而後獲艱而後吉自身心家國天下之故皆如此矣雖然四出穴而上入焉何也懼其怠荒偕

勤而勉其需於終也詩有之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彼聖者之武罔念而明從憧憧者皆所謂有不速之客來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其在初曰利用恆无咎在三與上一則曰敬慎不敗再則曰敬之終吉吳先生曰義精槩文亦勁悍蕭散孚文曰樹義精確老筆紛披

桐城馬其昶通伯

讀法言 庚辰

昌黎亞荀卿於孟子是誠篤論予讀荀氏書好之嘗若論明其指若揚雄者昌黎推為大純與荀卿氏并舉後世尚論者卒不易其說自予觀之非其倫也方雄之草元譔法言寂寞傲睨陋巷之中湛思孤往彼遂真以仲尼自尸夫以聖人之道之大而雄乃欲以言語摹肖之當是時王莽亦竊擬周公條教誥令莫不依飾經術雄直為其所紿耳何則彼周公固仲尼所寤寐欲親見之者也高明之士往往蹈求非常過分之等其敝也或反昧於庸人之所及知王仲淹續詩與春秋朱子譏其欲為仲尼而不知漢魏不足為三代予謂世變雖大要在有所衷擇仲淹之志猶有取也雄之書則何為者耶雄豈汲汲於利祿者竊聖人以自尊巧相值而得莽卒以裂其生平悲夫使雄之文非出於摹肖一放意為之當愈可快然其詞要已工昔司馬君實好雄書稱其道孟荀不足擬蘇子

聰則并其文深識之雄之長在此不在彼二公固皆知言之徒而所稱若此何哉陳伯嚴曰識議獨出所謂抵之而後言者歟

讀藝文志 丁亥

班氏序六藝言古之學者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後世經傳既以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學者之大患也嗚乎此其言可謂深切著明者矣蓋聖人之道大者內足以軌度其志體外足以經世育物若夫訓詁文字之學亦儒者之所有事然志獨區其類曰小學家則古聖人立教之大未遂可以小學域之也夫經術莫盛於漢而當時通儒之論乃若此今之述漢學者蹈其敝而適犯其所嘲亦見其惑也太史公以老子韓非列傳獨推孔子世家斷之曰至聖言六藝則折衷孔子於孔子仕止進退生卒皆謹書之而其自序述父談論六家要指則謂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

當年不能究其禮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彼其推孔子也如彼而其論儒者反出道家下又絀之如此昔子夏以文學教授而孔子告之有君子之儒小人之儒其不有文武之道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昌黎韓氏言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其後士果有奮起千載明道本際廣大而紹孔氏不傳之絕學者嗚乎司馬氏韓氏之識其殆已及此哉而固乃反譏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夫遷學儒學崇孔子道曷嘗後六經特病世儒之習經者如志所云云夫何識馬吾聞之師曰班氏藝文志辭甚高與其它所為文異甚考司馬貞史記索隱則知多出劉向別錄語而固取之者蓋文高下不可假如此夫豈獨文高下不可假哉予讀志所序論意固之識乃皆不至此則其譏遷也亦宜

讀蒙恬傳 己丑

秦既夷六國統區宇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匈奴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用險制塞烏乎偉矣哉古未嘗有也夷狄之患中國自聖人不能以禮義馴化於是秦獨奮其全力塹山堙谷維萬世之安亭障攔然屹立以至

於今扞蔽邊垂永久利賴稷教稼禹抑洪水無慮皆勤民力以興利天下輒身享其成功子孫食報者且數百祀而秦獨不幸身殁而殃禍隨至也悲夫蒙恬引洪至自咎絕地脈當是時暴師於外十餘年財幣單竭士卒任罷屢乃有戍太史公謂天下瘡傷者未瘳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而阿意興功兄弟遇誅痛哉言乎事有見為大利造端非時而不勝其伏害悍然恣睢蠶民之欲而創為之一切以要其成者往往而受禍若此也秦起長城功成而滅宋行新法功不成而禍天下上下數千季閒事變日新無窮覆轍踵踐乃至後世悲之不能及及其時者又罔或能一寤者也余讀恬將死之語蓋尤痛之嗟乎方秦之彊恬被尊寵設以養老存孤之說進者彼且不以謂闊達於事情乎哉陳伯嚴曰峻激純雅之作

讀韓非子 癸巳

韓非作說難類有知術者之言乃卒不能自脫善乎揚子之言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自周衰儒術既擯功利狙詐益起范睢蔡澤蘇張之徒立談取卿相竊

世主喜怒為用苟容身持寵孟子所譏妾婦之道荀卿所稱態臣者皆是也而非之知乃尤能究極物情之所不能逃吾讀其書大抵皆乘機挾知術相勝自親戚前後左右莫匪危機陷穽存焉天道各以類感備世愈甚則其機之所召來者皆危且以己一機御物萬機固未有能勝者也古之有道術者知之虛無因應一歸之自然而世患不攖太史公序列老聃莊周而綴以申韓又俾周末諸子不載所為書而獨詳說難其指微矣吳先生至父稱非受學荀卿荀卿書有所謂凡說之難云云者非為說難本誦師說惜其言行相背卒以致死余謂非述卿言蓋失其指趣卿之言曰君子度己以繩故卒為天下法則接人用枻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與非之幾親近渥周澤者不類要之非與李斯皆學於卿皆背棄師說以讎其術非身為韓客秦王慕用甘死一見沮姚賈上卿之封詖蓋有所恃矣不勝其權寵利勢之炎中蹈瑕任術適足以召殃禍隕其軀此固莊生所太息深痛者也烏乎人之遊斯世者其知所處哉吳先生曰所以論古人者具得其表裏其處世亦深有得老莊氏之指矣陳伯嚴曰明微之論

讀荀子 丙申

荀卿書崇王道小霸業其於經善詩易春秋尤致隆於禮最推周秦間老師前代皆儆孟子其黜自宋儒以不知性謂性故惡其善者偽也解之者曰卿之意在彊學不恃性此與宋儒言氣質貴變化者曷異卿又非子思孟子或據韓嬰詩外傳無子思孟子故卿書稱孟子能自彊又載其軼事攻宣王邪心然孟荀要為牴牾子雲譏其同門異戶以此蘇子瞻尤病其高論抑予以謂卿所言特攄耳孟子達天人之原闡性善卿言性主資朴孟子稱唐虞三代卿言法後王宜其論卑而易行然卒距不受則卿非屑詘道以阿世苟容決也何至乖謬異甚豈其見之所及者然歟孟子既困於齊梁卿廢蘭陵於是秦兼六國李斯得志惡天下學士起繩己遂乃燒詩書愚黔首一傳而禍烈至此悲夫斯所謂倒行逆施者彼徒懲儒術寡效悍然違本師取快世主致尊用斯卑惡聲於萬世然自是談王霸之略者類無不求假道德偷一切便利元世祖之一區宇也文正許公獨以純儒之業輔治用能區區起假逖主中夏肇有元一代之休烈焉

乎彼斯之效奏者何如哉（姚叔節曰起結轉變筆力嶄絕此境至高）

讀梓材 丙申

先儒之說梓材錯簡不可讀其信然乎曰不然昔者武王封康叔作康誥周公相成王誅武庚以殷民封建母弟而康叔遂為方伯連率徙於衛於是作酒誥梓材康誥之與酒誥非同時也姚氏鼐謂在昔武王所命成王不敢易焉史臣庸是屬三書而次之為一雖然康誥教以明德慎罰酒誥絕其亂源所以戒康叔者詳哉其言矣梓材之作何為乎曰戒邦君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邦君若是其重也而皆於方伯連率乎是責汝若恒越曰者教其戒邦君達民達王之說如此也其達民奈何曰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而已其達王奈何曰用懌先王受命而已受命在明德明德在保民保民在鰥寡此天人之機之至捷者也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嗚乎文王之受命基此矣然則邦君者亦期至萬年為王子子孫孫永保民爾關王言陳天命達民隱敕厲邦君而懲其殘賊是方伯連率之責也其曰梓材奈何曰稽田喻民

事也室家喻國基也梓材者喻臣職也梁棟之資也期之康叔者也其諸命篇之意也與（陳伯嚴曰深溫）

讀九歌 壬寅

余讀屈原文高其詞悼其不遇意其始將懷王必有卓犖大計過絕人者令所傳自離騷以下皆原放斥後所為九歌詞指尤不可驟曉王逸稱楚俗信鬼好祠祠必作歌樂鼓舞原陋其詞為作九歌之曲陳己冤結且風諫故章句錯雜是說也余疑焉假令原欲自言志奚託於事神事神乃陳己冤結神其瀆矣其身既疏遠更欲致其敵國不可驟曉之詞為風諫何其迂計者歟且吾意古君子雖甚不得已於天下其孤懷湮鬱不斷白於途之人決也原奚喋喋至如此及讀漢郊祀志載谷永之言曰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助卻秦軍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乃知九歌之作原承懷王命而作也推其時在離騷前太史公稱原博聞彊志明治亂嫻辭令懷王使原造憲令上官大夫見而欲奪其草稾原不與因讒之王曰每一令出原曰非我莫能為懷王怒疏原原豈自矜其能

者然當時為文要無出原右彼懷王撰詞告神舍原誰屬哉懷王十一年為從長攻秦十六年絕齊和秦旋以怒張儀故復攻秦大敗於丹陽又敗於藍田吾意懷王事神欲以助卻秦軍在此時矣故曰舉長矢兮射天狼天狼者秦分野也其後十八年與秦和張儀來謝原使從齊來曰何不誅儀二十年齊湣王為從長又合齊而倍秦二十四年復與秦和楚之衰自懷王始今讀原所為辭前後著其事神之敬無已之情雲中君見神貺之無私湘君湘夫人反覆於盟誓之不可信修政之宜及時河伯非楚境內山川遙望僭祭之非禮即神所弗格山鬼明淫祠禱祀之無益而大司命少司命因其祈福上陳性命之情祝宜子祓不祥而隱動其為民父母之心至所謂事神若鬼欲以助卻秦軍者則為惑言當時聲色之娛嬉兵禍之慘怛利害明白昭著如此倘所謂卓犖大計非耶懷王不寤忠諫之恉竟虜於秦為世大僇無足怪乃至千百世讀其文亦無能通知其意者或且疑其章句錯雜悲夫古今貞臣烈士孤苦不可告語之懷不吾知則已矣而禍釁卒構於家國茲屈子所為痛心也甚矣哉兒童之見也當

懷王時乃欲特厚楚媚鬼神以卻虎狼之強秦也甯有幸乎哉吳先生曰以谷永之言證九歌為承王命而作讖緯而近是故來神來氣來陳巫覡曰據郊祀志定九歌為承懷王命而作乃成瑰詭而文情綿渺若不可控摶

讀封禪書 士宗

太史公作禮書乃頗采荀卿氏之言或曰後人所附益遷所為止數百言其於禮意禮制故已具不待取足荀書然其於漢制要為簡略秦雜六國禮儀用尊君抑臣宜無可紀述漢興叔孫通定儀法希世取寵大抵皆襲秦故孝文好道家言孝景時廷臣懲鼂錯受誅無敢言更制其有意儒術制作者獨武帝耳武帝興祠祀致不死之術其侈心廣騖一與始皇同當是時宮觀土木禱祠巡行賞賜之費至不可殫數海內騷然受其弊遷別為封禪書不與禮書合明其非禮不以賡續聖制而叔孫通之起朝儀其事亦不見於本紀非洞禮樂之原烏能及此哉其後班固之志郊祀不載漢宗廟諸興壞之議反取封禪書以充入之遷固之識其懸絕乃至此吾讀封禪書其於鬼神事具見其表裏此所謂明於天人之際者耶是篇通紀三代而獨詳於漢事誠使武帝因其言或發寤於

心何至自沈溺必不得之數以匡竭元元取譏後世宋真宗之崇天書也其臣孫奭猶得援遷所記載以著其矯誣且夫文之不得已而指陳過失無所避者其為用有二曰忠諷曰鑒後是非者天下之公也武乃不得直致其詞則微文隱約要歸於紀其實而已斯義不明世乃謂遷以身陷刑之故而有所刺譏貶損惡夫遷之為謗書也久矣吾友鄭柬父論三百篇之有美刺以謂凡詩刺其人蓋皆愛其人而欲救正之故方書之言刺其穴者皆所以已其疾也詩意欲得此人聞之非欲他人聞之也若求快己意抒憤懣為深疾之詞豈刺之謂乎自說詩者失其意而溫厚敦柔之思遂不可復覩吾謂他人聞之亦所以已他人之疾此鑒後之說也人與人相續於終古是非得失之切於君父與吾身無以異也吾愛之救之刺之生之又有來者焉其是非得失踵相起也則吾愛救斯人之心又寧有極乎烏乎吾益未見遷之果為謗書也吳先生曰後幅思筆兼勝陳伯嚴曰陳義高確末段綿邈類半山宕折又類明允

讀伯夷列傳甲辰

太史公書列傳七十首伯夷傳其言曰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此自明其作述義例所為成一家之言者也雖其好奇多愛搜拾灰燼之餘上下數千年間去取不無牴牾要之必本於仲尼仲尼不稱由光由光事雖流俗傳信宜其不道且仲尼之所為稱伯夷者固異當周之興彼伯夷叔齊者既兄弟歸周矣周有天下天下所禱祀以求者也彼伯夷叔齊乃獨餓死韓愈氏稱其非聖人而自是窮天地亙萬世不顧則其行不為當代士論所嘉與無惑矣而孔子顧極稱其為人伯夷自為詩悼黃農虞夏之沒蓋怨悱特甚而孔子乃稱其無怨抑伯夷又匪獨窮於人也惟天亦若助厄之者悲夫伯夷餓死顏淵早夭人能宏道無如命何自夫子稱之而遂聲施後世故曰求仁得仁又何怨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古之仁聖賢人孤行其志其軫戾頓萃於身世間者不受之於吾心即天與人衆無能相困彼其立意較然固非有所冀幸其後然而人事之窮極天道之不可必知如此使無聖人為之推大顯白一瞑而萬祀不睩即後來者曷以勸焉且所貴乎立言者為其能樹立特獨見不碌碌隨俗軌轍為

常說云爾也文字興而人類之生世者皆有所託命太史公發憤著書裒撰貶損以賡續孔子之為倫所謂明於天人之際者耶或曰列傳始伯夷篇以存君臣父子兄弟之倫次管晏於朋友夫婦相勖勉之義三致意焉傳曰作易者有憂患吾於遷史亦云（陳伯嚴曰精語不刊）

讀管子一　戊申

劉向七略管子在法家漢志入管子道家隋唐志則仍七略當矣管子內業篇言道術甚具故班氏推其本以管子一匡九合之業皆原道德然管子書固不重是是殆古昔相傳衛生之學耳近嚴氏可均以其書泛及儒家陰陽家法家名家農家兵家言謂管子當入雜家此謬說也古未有不過眾家之略而能有立者操一以御餘人特舉其重者號之耳淮南鴻烈成自眾手學無有宗主斯誠雜家管子書雖不免附益皆輯錄者為之不與淮南比漢志儒家有周史六弢又有周法周政甚至高祖孝文諸篇皆入之儒班氏之識猶能窺儒以治世為義故凡法度政教之書多與儒相出入而陋者乃始顓誦習矜己說殘高言

寡而儒之途寖隘章氏學誠反以譏班之部居未審是殆密於論例而疎於論儒與嚴氏之失也均

讀管子二 戊申

管子曰不法法則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烏乎千古論法者盡此言矣人主之所操以馳驟天下者法也法出而行於人之謂令是法也上施之下道服之而其始也孰立之管子又有言曰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性情而發於眾心之所聚眾心之所聚非法也而法之所由立也孟子言王道在同民好惡豈異於是乎然而管子知有齊而已矣其所謂眾心齊民之心耳嘗試觀於大圜之宇無西無東無外無中灝乎其無窮區區於其間而獨私一齊孟子之卑之也則宜向使管子以齊王齊利天下亦利今獨以利齊則其不利者必在諸侯之國是故管

子之術不可充者也夫以一齊利齊與以天下利齊二者孰便則必曰天下利之使天下利之則凡所謂陰謀機詐皆可無設不要其終之效第見其陰謀機詐之不設遂曰王道迂也豈理也哉雖然管子不及於王使其霸齊之法齊能世守之雖至今存可也而管子身歿而遂廢者無其人法不獨行行其法或不便於其身也是謂以人持法吾能立法而不能必人之法吾法下不法法則上威之上不法法下不能威之而賢人君子猶能爭之爭之不得則援天以臨之天之說不勝則其術窮術窮則所謂法徒以便上之人之繫其下上益横下益困人不得遂其生故爭裂其法而天下遂大亂知其亂之必至於是也豫立一法而上下同範於其中下不能持上法能持之不如是法不許其爲上上有所叔而法惡者憚其叔智者知其叔而法而遂可以永存爲吾之至便又何憚之有是謂以法持人上下交相持而法峙焉不窮無復之不值其機爲乎此非古之時之所幾也

讀書仲遺鄱陽傳戊申

魯連義不帝秦有邁越不移之操太史公嘉其布衣談說當世不詘於諸侯而以鄒陽附之列傳自司馬貞疑為不類說者卒未有當余讀之而知史公之意至深痛也士固不能離羣獨處魯連雖高節未嘗不經世務思以自効用彼其言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其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世善其不糜爵祿意亦不及史公自處豈後於魯連其推言李陵功罪抑所謂排患釋難解紛亂者忠貞不白遽與禍會其於爵祿曾不足當其一哂豈顧問哉秦既一統君權日崇生死惟其所意以魯連蕩然肆志竟得免幸耳抑猶處戰代列國以養士相傾而士重故易以自全歟悲夫入世者辟遊羿之彀中若鄒陽之所為發憤而道也雖在縲絏氣不抑撓與魯連類諷其辭傷其遇世之論人者徒執成敗之迹豈足語夫孤懷曠識成一家言如史公之書之恉有寄於言議之表者哉

桐城馬其昶通伯

先孝子公血書梵經跋後 甲申

右先七世祖孝子公血書金剛經二分心經一分了義經上下二卷楞嚴呪四分楞嚴經三卷墨書楞嚴呪五分殘一分都十二册謹按公諱懋襄字爾共明萬歷中縣學增生太僕府君子也年十一母包淑人歿哀毀甚以孝聞一時既長益勵於學太僕在官公家居鍵戶玉屏山莊跬步必飭行市中下至庸販亦欽躬循牆讓之每白衣省覲數千里以一力負襆被自隨時人比之袁閎趙至痛母不逮養刺指血書梵經三年晝夜燃一鐙跪古佛前懺誦又恐觸太僕府君悲也隱憫傷懷遂以成疾而卒 國朝勅旌孝子祀忠孝祠太僕府君既痛子歿乃改建玉屏蘭若貯所寫經閱今二百五十餘年再經兵火菴屢有興廢移置粵寇之亂子家無寸物留遺獨展轉護藏此經及太僕府君遺像遺髻幸存無恙光緒辛巳其昶攜至京師謹裝潢之其後二年其昶亦為無母之人矣

嗟乎人子當親之既歿欲自致其心與力者蓋亦無所可致也聖人深知幽明之故而制爲送車芻靈之屬聲臭祭享之儀凡以達人子不可奈何之思而以致其心與力焉云爾自漢以來人人之心皆以佛氏之法足爲亡者利矣假如其術千萬萬億而有一之效也天下皆用之而獨歟於吾親其能安乎朱壽昌刺血寫經求得其母當時諸公大賢皆歌詠其事而稱之爲孝夫壽昌之得母未必果出於佛力要其不可奈何之思固聖人之所許也嗟乎天下之不可奈何者縱心一往又孰暇計其他哉於是其祖展公手澤乃涕淚悲泣而謹誌之

吳先生曰沈至文與情稱陳伯嚴曰低抑棲惋之音冷冷欲絕

桐城耆舊傳序 丙戌

余既論次吾邑名臣忠節循吏儒林文苑孝義自前明以迄近世百數十人爲桐城耆舊傳二十一卷附列女一卷乃謹叙其端曰烏乎一代人才之興其大者乃與世運爲隆替觀於鄉邑而可知天下豈不信然哉蓋當燕藩奪統吾鄉方斷事法以遐方小臣不肯署表自沈江流厥後齊廉使之鸞余廉使珊及先

太僕皆以孤忠大節與世齟齬陵夷至天啟左忠毅乃死於璫禍千載有至痛焉而明之社稷亦遂淪胥以亡當是時鉤黨方急方密之錢田間諸先生於閒關亡命之餘猶沈潛經籍纂述淵篇風會大啟　聖清文治遠邁前古於是吾邑人才後先迭起彬彬稱極盛矣而方姚之徒益以古文為天下倡海內言文章者必推桐城而桐城之文遂為宗於天下吾嘗陟㟢峔投子之巔望西北曾巒巨嶺隱然出雲表而湖水迤邐蕩潏於其前因念姚先生所稱黃舒之閒山水奇傑之氣蘊蓄且千年宜其過極而大昌又竊怪今者風流歇絕何其蹶而不復可振也豈不以師友之淵源漸被淪而日薄士或數典而忘其祖聞見孤陋不足感發興起之與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蓋言邇也仰前哲之芳躅悼末俗之陵替文獻放失余甚懼焉曩者先大父嘗有龍眠識略之輯遭亂亡佚郡縣志乘又缺略不全余維傳記之作蔚然成一家言者必竊取遷固之遺法本末翔實而一歸諸雅馴始足廣揚盛美誘迪方來固不自揆乃旁羅載籍會粹舊聞箸為此書烏乎吾之述此第及一縣之地遠不出數百里外而上自

名卿碩輔以逮文儒忠義之彦操行不一要皆特立於一時而可不泯沒於後世者吾黨之士苟一瞬覽非其先祖即其邦之老成宿望世近已則欣慕之情切耳目所能述則疑沮不生而兩朝之學術風趨盛衰得失之林亦略具於此又欲令異世之承學治國聞者有考焉光緒十二年春馬其昶撰吳先生曰中幅深情往復低徊傾挫韻味最勝鄭東父曰宛美意亦善陳伯嚴曰韻度和美似歐公五代史諸敘

桐城古文集略序 丙戌

總集蓋源於尚書詩三百篇洎王逸楚詞摯虞流別後日興紛出其義例可得而言蕭選務取藻績真氏文章正宗乃一根於理道姚寶臣唐文粹呂東萊宋文鑑則意在備一朝文獻三者纂述之大凡也其或錄一郡一邑之文則皆以備文獻者類也錄經世之文則皆宗於理者類也標格領奇如樓迂齋謝疊山之所為則皆習於文者類也由前所為有裨實用然旁收泛濫務盈卷帙或失則蕪由後所為途抹古書品藻狼藉或失則陋唐宋以來作者衆矣而世之治古文者獨取韓柳歐曾王蘇之作一二深識之士又謂明歸氏及我 朝方侍

郎足以繼之豈故隘其途哉誠慎之也侍郎爲吾邑文學之宗再傳至姚姬傳先生於是遂本其所聞劉學博及世父編修君之緒論爲古文辭類纂一書刊偽砭俗啟示徑途然後學者知由唐宋秦漢以上溯六經蓋蔚乎大雅之林矣師友源瀾各有所自文儒之興痛乎他邑昔戴存莊孝廉與方柏堂先生編桐城文錄未就其昶僭不自揆有志重輯懼其復蹈前所陳者之失也凡所取錄義主於備文獻又必其理高而辭尤雅者起　國初到今文三十五家以類區十二卷其集佚及所未見者不與夫論文而至限之一邑固視天下以不廣然而一邑之文有非一邑所能私者後之君子或欲考論文章體勢之正變學派之流別庶幾其有取焉

書陸清獻公手札後丁亥

陸清獻公手札三通吾鄉蘇欽齋徵君得之杭州書肆仁和邵位西先生題其後稱陽明王氏出而朱子之學一變我　朝張武承孫退谷輩稍能論著其失顧其人德業聞望不足與相抗衡且劉念臺孫夏峰同時設教浙東河北皆陰

祖王氏之旨學者震其直節義行無敢復置疑義公獨大聲疾呼不肯黨阿徇其為說既當矣顧又謂王氏之學倒以楊墨亢儒老佛畔孔殆不為過浸淫百有餘年遂以亡明因發公所為功於聖道者繇關王氏則其詞旨乃不無少激蓋聖人之道大矣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百川歧流同納於海而暘寒暑晦明或愆其節終成歲功自聖人之存其徒各本其所近以為學已不勝其互異故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然卒不害其同何也以其有仁義五常之德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也詩書六藝之業也畔此者謂之異端楊墨佛老是也遵此者謂之儒而其中有差焉得其粗者漢唐諸儒是也得其偏者金谿姚江是也其精且正者惟程朱氏為得其宗自是以降儒者風趨出此入彼要不外此數端而其精有差焉其正有差焉差之極則蔽生至譏窮理為支離如心齋龍谿之放恣又偏之甚者也薄義理為空疏如毛西河戴東原之憤忮又粗之甚者也且夫仁義之德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詩書六藝之業人道之大端也使其學果出於此雖有其粗且偏者之弊君子猶將進

之馬謂其大端同也使其學不出於此則彌近理大亂真君子愈嚴之焉謂其大端異也孟子之拒楊墨昌黎之闢老佛是已陽明之節義事功震耀一時聞其風者且皆興起可不謂豪傑士哉特其初所得力之由不能無差執而不返遂成其一偏之詣不謂之蔽不可也是故程朱為孔氏不祧之宗而金谿姚江亦其支孼也遽絕之聖人之徒謂其學足以禍世爽民毋廼亦少過歟清獻之崇正軌排歧趨為功聖道誠大矣要其所以能命世獨立者亦真節義事功之可貴也其行無纖不完其言乃能立於不朽之域不然如陳清瀾張武承孫退谷輩之所持固正矣又豈足以望劉孫諸公之萬一乎哉位西先生諱懿辰以舉人官刑部員外郎咸豐末死寇難蓋庶幾能立言者徵君之子强甫先生嘗為其祖梫讀以是冊見貽其祖既敬受而藏之又附著其所見於此冀世有知言君子論定焉桐城後學馬其昶謹記吳先生曰議論平恕足以息爭斯來文曰孟子惟辨異端用嚴詞其於儒家一職高曾之間而已於七十子明其得於孔子者大小多寡之數要之皆稱美也此文爛然與孟子道合

辛餘求定稿書後 辛卯

去年冬叔節還自安福持示新所刊外舅詩曰幸餘求定稿者十二卷其昶既敬受讀終卷則作而言曰外舅自始學到今深自匿晦絕謝衆表襮之行獨為其難於至隱而不以學通自約淹貫羣籍而退然若怯夫之無所一能於人世爭趨進取之逐頹然泊然不以經其慮而益肆其力以滂沛恣取於古人蓋其學無所不窺而獨晦之於詩詩之工至數十年之專且久世或不知世知其詩而要其冥冥乎所自怡而得者人不能知之也晦之久則光益曜今其時乎於是徐椒岑丈歸里乃相與推論吾邑文學之緒自惜抱先生蔚出為大宗海內羣士歸之方植之先生於詩莫深焉繼是而振起者必首予外舅他作者乃皆不能自具體貌即無望其行遠耳其昶曰士茍挾所業能自立於不朽者彼其初必有所舍羣天下之物之可為名者吾百涉之必不能以精乎其一況心乎榮利世俗之紛紛者哉詩之道易為而難成自監儒小生已粗解其聲律而其事則一本乎性情之為彼乃頗往往不能無所冀特取徑乎此固無幸焉然則真潛而罕譽如吾外舅者庶不波於物而有以瀹其神明者耶其神明瀹者其

詩好也其祖既嘗舉此誦於人及來安福淹留數旬日則益早暮從外舅討論所以自軌其身及學問利幹間言及此外舅曰是何敢望然至以學市而蘄償於人世所競取而不可必得者予則恥之汝知我者其可無言其祖拱諾乃退而記其說如此光緒十七年辛卯夏五月二十八日子壻馬其昶謹跋吳先生曰駿邁

每於語盡處再振筆收足最見精神恣肆陳伯嚴曰內氣渾轉遣入單微鬱而為油然之光

莊子故序 甲午

莊子之書自前世皆列道家道家祖老子孔子當周衰以聖德不得位序詩書禮樂為儒宗老子生並孔子孔子所嚴事當是時其道未大顯至戰國孟子尊孔攘楊墨至力矣無一言及老子吾意老子遯世无悶隱君子也其清虛淡泊不大異孔子道不然孟子排異端必不釋老子不置論者世益陵夷狙詐爭戰之風日熾賢者自放不得志痛當時諸侯王無慮皆為民害而世儒又貌襲多偽乃發憤取老氏之說推本言之以救其失則莊周之徒興焉其詞洸洋放恣以適己其意則重可悲矣秦得天下益尚詐力燒詩書民萌凋瘵天下滋欲

休息萬黃老之無為質文異尚時各宜也上自文景之君蕭曹之相國儒者司馬氏父子貫誼之論大道皆右黃老黃老之學於是為極盛而諸儒老師區區守詩書燬弃之餘蒐殘討遺用力至勤若六經始萌芽嚮明黃老卑道之稱者千餘年浮屠氏乃益乘閒入中國正始以來士大夫尚清淡崇高致人人言老莊卒放弃禮法天下大亂老莊氏之教外形骸生死甯靜自勝王衍何晏之倫溺心勢物殆不啻與之背馳絕遠而老莊不幸蒙其名是故其學盛於漢而極衰於魏晉道不軌於中庸循其末之弊固將無所不極然苟得其本志之所存其為禍豈至是哉初浮屠之入中國也詞至猥淺老莊既為世詬病高明遺俗之士知名物訓故之學未足彌道之量乃竊其說而附益之於浮屠宏闊而精研至不可究詰烏虖道家微而釋氏興雖以程朱大儒昌詞排之不能驟絕其流豈撫清之功不可冀與抑士之傑佗失志者多樂其說以自廣歟不然則其道果有可自立者存也莊子書詞尤高好文者尚之前後為注者百數十家獨郭象注最顯陸氏釋文多存唐以前舊詁自象注及諸家益各用己意為說本

指荒矣余讀其書為衷取羣解略發指趣要以通其詞為歸嗟乎莊生之言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又曰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悲夫余讀其言未嘗不慨焉流涕也光緒二十年冬十一月桐城馬其昶撰

釋文稱內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無雜余謂外雜二篇皆以闡內七篇之義其分篇次第果出自莊生以否殆不可攷其閒皆不無羼益以其傳久故一仍之其讓王以下四篇舊次列禦寇前然自蘇子瞻輩皆斷其偽今觀之猶信太史公稱其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世所號儒者皆託為孔子之徒今胠篋所言不及孔子第絀儒信老是其義矣若盜跖直詆訾孔子是殆擬為之者讀史公語未審耳且又烏覩所謂老子之術者哉非史公所見之舊其為贋決也固從宣穎南華經解例退其篇目附於後又姚姬傳先生謂漢志莊子五十二篇郭象存其三十三篇然今本經象所刪猶有雜入可決其非莊子所為者則其十九篇恐亦有真莊生書而為象去之矣昔王伯厚

輯莊子逸文今更益采掇錄而存之亦猶姚先生之志也其昶又記陳伯嚴曰惜抱所爲老莊章義各序茂密淵雅直追子固山作殆無多讓焉陳澹然曰就莊生一書推論千古學術世道大原宏遠深微突過惜抱莊子章義序矣

來安章氏家乘序 甲午

來安章氏其先福建人當唐之季高州刺史檢校大傅諱仔鈞最顯閫夫人練氏賢而遠識南唐諸將邊鎬王建封初爲校卒坐法誅夫人爲言仔鈞得不死及是鎬等攻破建州議屠城以夫人居城中遂止不屠城民獲蘇仔鈞生十五子皆貴達支裔益蕃其後或遷徙他郡邑皆祖浦城而宗龍泉明初有御史中丞諱溢佐太祖有功初與劉基葉琛宋濂同徵太祖曰爲天下屈四先生事具明史傳中丞三子其季曰存厚存厚之孫有曰顏者遷來安於是又爲來安人其在龍泉以上宋文憲公濂撰龍泉章氏世系碑紀其先所出甚詳既遷來安則皆祖顏顏生洪潤而復別爲二宗洪曰南支潤曰北支代有潛德南支丁單於北十一傳而至先甲少孤也事母孝母病惡囂嘗跣足行懼履聲驚母咸豐中計偕入都母卒東南亂起道梗不得歸痛自刻罰久之成進士授縣令四

川投牒去請歸補前喪親舊凡之則曰棄親遠遊生死不相守不可為人況民上乎語絶痛卒不赴官尋病歿子洤護繼成進士觀政禮部痛先烈之不耀也乃賡續舊聞乞編修馮煦為文紀之曰來安章氏世系碑又益博稽載籍補綴叢殘不僭不遺具有條洤凡三歲而成章氏家乘若干卷於是上自浦城龍泉以迄近代章氏千餘年支屬疎戚粲然著矣洤護之勤其先者如此又嘗手寫二碑文暨家傳萬餘言授其友人馬其昶乞為之序其昶既敬受而讀之則肅然歎曰嗟乎仁知之用豈不大哉仁其昆弟者必知能及其父仁其從父及再從昆弟者必知能及其曾祖祖考者也等而上之知及其先祖則仁亦及其同先祖以下而要必自親者始父母之不知他何有焉今君承贈公篤孝之懷益兢兢推及其前世遠祖惻然一本之恩而世之人顧自其一身妻子以外輒歧而二之何也烏乎觀於茲譜其尚知所返乎是則君之為此又豈獨章氏子孫所當深念者乎至其世祚之綿久勿替宋馮二碑臚載已具余故從而略之也光緒二十年冬十一月桐城馬其昶謹拜撰

書張廉卿先生手札後 丙申

其祖學為古文自同里方柏堂吳摯父二先生二先生愛之篤教之切也方先生曰文不衷理道則其用褻是宜本經史體諸躬旁及大儒名臣所論著今子文雖工曷用耶吳先生則戒作宋元人語曰是宜多讀周秦兩漢時古書又言今天下宿於文者無過張廉卿子往問焉吾為之介賦詩一篇諧莊襍出謂得之桐城者宜還之桐城其祖至江甯謁張先生鳳池書院先生則大喜賦詩為答於是其祖年二十有一矣後屢赴江甯試從遊久益多聞緒論先生之言曰文之道至精古之能者義不苟立詞不苟措陳義必取其最高而尤雅者造言必深古不使片詞襍乎凡近其句調聲響必在在叶乎鏗鏘鼓舞之節又曰培其源無遠厥成善學者宜俟其自至一日棹小舟招其祖遊妙相菴登臺眺落日誦杜公出塞諸什音響震越迴顧鍾山雲氣滃起須臾彌滿雨甚侵夜及晚菴內一室祀曾文正公相與危坐其下先生為述文正軼事慨今者之無其人天下柰終平治矣乎昒爽走扣王叢臣副戎壁門借馬騎行王未起大驚出迎

不與騎驂罷復乘舟歸其後先生移主保定講席再移武昌遂曠隔不見武昌先生故鄉也既歸書抵其祖道相念速來就我其祖以親喪未葬不能行前歲客保定過天津則聞先生就養陝西卒矣自營壙有宋大儒張子墓旁先生之去保定吳先生繼主講席每與其祖追語先生墜方先生輒衆款太息謂東南耆舊文儒盡矣其祖自悼幼時嘗名後乃痛矯厲閟聲光一室之中十餘年不出以先生期許之厚猶遜避引遠而自阻也今先生已不可復見而其祖之齒亦遂倍初見先生之歲嗚乎此其尤可慨者已先生工書力睎魏晉自唐宋以下蔑如也為其祖作書至多今復彙前後手札十餘通裝池之而誦其所聞大略綴於後以見文藝末耳而其祖之負其師傅且如此也

棗光閣讀經記序丙申

仲實治經自與余同學易始余略涉易書詩旨趣遂及秦漢子史下逮唐宋瑰肆之文脩正之詣業庬而力屏勤苦而寡所獲而仲實則摶揖於經凡十有餘年而十三經畢委心前訓不得於衷乃下己意其說成而狥余言削之者幾半

今存者猶二十六卷焉乎何其勤也余對之未嘗不自憾其多歧而仲實不忘其始事之同劬也顧得余一言序其端余讀前史藝文志歎其著録浩衍莫可殫數隋唐所入視漢什百焉宋明視隋唐又什百焉然而自漢迄明書之零落就湮者尤往往什百其所入不幸而史遺不録則益無覯耳其間惟託業經術者於道為尊故古今説經之文充棟道尊懼吾説之乖於聖託業者衆病吾説之同於人是是經者窮拔挺縣萬禩不敝者也託之以存難存而誦習於人也尤難施孟梁邱之易齊魯韓之詩歐陽大小夏侯之書亡慮皆立學官師弟子傳業相嬗猶且微絕況乃私撰孤行嶄其歷載彌久知其難也鏁心力於至艱之途而或不存存矣而吾身則既塊然無覺久矣夫亦奚樂於此乎然而自古鴻生鉅儒皆甘心焉而弗悔者何也吾之寄此身於斯世者暫耳千百世上有聖人焉吾不得而見之也其言吾不得而聞之也吾讀其書則吾之心與聖人之心可欲然冥契於言議之表天下之至樂又孰有加於此者耶適乎吾心之獨喻而非必果有所待於後且吾既捐百為屏羣趨而篤古者貴其自得也不

觀當時之榮而乃采名於沒世自苦其生以供不知誰何者之嘆惜豈非慎乎吾於是而知不得於今必有傳於後此猶有競心焉終其身於聖人之籍放意寥潤而毋或有人之見者存則庶幾其所謂自得者乎仲實之學過吾遠甚而知之惟余獨深其勤於業而不急於聞知也殆與今之學者異因讀其書為發其旨趣以告後之人亦所以訟吾不恆之愆用自創云吳先生曰其言多驚心動魄可泣鬼神陳伯嚴曰其氣翔肴於塵無之表而其辭動心姚叔節曰感慨遠古人曾未道及讀之蒼涼欲絕文則直肖半山

王謙齋先生詩集序 癸卯

其祖幼侍先子讀書偶於架上檢得合肥徐穀甫先生詩數篇先子為言徐先生同時合肥以詩名者凡三人其時幼不能問其詳徒意以為古之人也其後友人孫佩蘭宰合肥余來視之因得見王謙齋先生老而善談方以風雅提倡後進歸告先子先子曰是固所稱合肥三怪今無恙耶歲月駛易先子之歿已十餘載今年重客合肥問知先生猶健在耳目聰明不減少壯人其祖時方治易矻矻少暇未遑求見久之先生聞其來先施焉惶愧出謁一見即問先子所

為四體書今有存者否更問平生所與遊故人子弟拳拳不置大抵皆吾鄉道咸閒先輩如戴先生存莊文徵君斗垣則昔先子所嚴事者也自是每見必以為言近時士風喜言新學於老成人殆忽視焉夫士自負所學稍違異於衆則羣起怪之此其習尚誠為非厚雖然彼其怪之猶知其可貴也今相率賤簡之耳先生盛壯時嘗獨身往說苗沛霖意氣甚豪尊酒賦詩一時名流貴卿暨郡邑長吏文相引重然卒困於諸生今年且八十家有小園蓄一鶴一漢銅鏡一晉劍古書名畫紛錯几席日撫孤孫吟嘯其中寂寥無侶時出酬酢猶不得不降其辭色與後生少年通殷勤相款語俯仰今昔數十年之閒世運之變遷乃如隔千歲固宜其見於詩者憤惋而不平也先生詩前集已排印今出示其續集未刻者命題其後其昶讀之悵觸前事若不如所以為懷不獨先子音容邈不可接即歲時親朋宴集欲相與從容追詢前代舊聞環顧左右誰可告語獨其曩時所嘗意以為古之人者今猶存天壤閒吟詩如昔是可慨也陳伯嚴曰似惜翁學熙甫之文

和漢譯法新編序 甲辰

昔人與人之際將以達情悰資學益而語言文字不相通曉則雖日促膝其道無由傳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誠哉車同軌不可不同其書文也方今海外諸部州乃無不連接航軫於吾國有交際則必賴語言賴語言則必尚文字尚文字則必事翻譯事翻譯則必求教師雖然為教師者安取乎取之吾國固不知彼取之彼亦不知吾兩者扞格其勢然也泰西距吾國絕遠其語文尤乖異論者謂通泰西則莫便日本日本國與吾國同文而小別者也其國自明治維新一意法泰西凡泰西書之美善者皆取而譯之吾由日本以通泰西則力省而功倍故近時志士遊學東瀛者多至數千人而各行省聘日本教師亦比比皆是焉熊本早川東氏君敎授吾邑兩年矣意懇而課勤諸生皆薰其德近又患世之肄東文譯教科書者大率有五弊因別著一書以矯正之君素習經濟法律於漢文有深嗜其所言皆深切時病以謂文章者思想所憑依者也立國於天地莫不各有其語文以發明其國古今之思想是謂國語國文國語國文

之於我猶波之於水相抱合而不可離外國之語文吾國人不習也今欲貫輸文明必使之融化於吾之思想而聯合對照於吾所熟習之語文然則國語國文是其本矣嗚乎君之言若此而吾國之號為新學者視古昔聖賢留遺之經傳竟無有也故吾於君所陳五弊之首尤慨乎其念之

周易費氏學敘 甲辰

往其昶來覲就學聞侍先君子問家世以上傳業得知先五世祖一齋府君佩服儒素邃於易頗有所論說軼不存因請退而受易既稍再遊京師友人鄭杲東父為舉語陳蘭甫先生論十篇解易之旨時予說易已數卷無一當者及主講潛川書院三年專一此經旁摭精覆往往能洞徹閫指成周易費氏學八卷洎客合肥諸生多從受易誦數講貫有所益損寢饋久用思略盡於是乃述稽文明孔本費繹傳徵注五篇廣陳纂輯大凡而復綴以辭曰自孔子親授易商瞿瞿授馯庇庇授馯臂子弓子弓授周醜醜授孫虞虞授田何漢興田何最為易大師田何上溯孔子學業承傳端緒一貫如此而著家乃唯易獨多異說

秦燔書自詩禮春秋尚書之屬無慮皆殘滅易以筮卜書不禁其編獨完諸經
釋自後儒人人異端易有夫子十翼韋編三絕而後成解剝爻彖天人之故燦
焉大明而世學者乃獨謂易為難讀二者予甚惑焉太史公述其父談受易於
楊何而其言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又曰易以道化漢易師施
孟梁邱其傳絕莫能究其指要劉向謂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諸易家皆祖田
何然則太史公所述真孔氏微言矣費氏之學不詳所自徒以彖象繫辭文言
解說上下經也與丁寬易說所謂訓故舉大誼者何以異是費學亦出田何可
知爾已予治易一本費氏以十篇縣平衆家之說而要以變化為主其自為義
例不詳於繫辭彖象者皆不錄凡所採起周秦漢魏晉迄唐十分而有其三宋
賢之說有二元明以來諸儒所遮闕者加二而予所區區辛苦而務獲者又加
一焉蓋易之可通者十而七八矣夫古今遼遠好學深思之士顛悴窮巷為書
不傳與雖傳而限於聞見予不及收者不知凡幾又不知後來之所得者更復
何如嗟虖當其澄思孤往入泉出天學精乎風姬孔子三聖之文校其離合分

捫冥冥乎成成乎而忘其身之所存而古若今乃邈不相接也此尤子之所掩卷慨歎而不能自止者也光緒三十年秋七月桐城馬其昶 陳伯嚴曰簡理楚淵篇末混茫之思

批枕無枉

法言章義序乙巳

往予讀法言至卒章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以謂揚雄孔莽雄周公適相值而見紿耳故誦言其美而無懟焉乎揚子而泰無知焉則可且自韓柳曾王司馬文正諸公皆盛推揚子是必此數公者亦皆泰無知焉則可焉乎其不然矣吾師吳摯甫先生尤喜揚子書發明劇秦美新為刺譏之作且謂揚子雖祿隱後之知揚子者謂揚子之視勢利蓋泊如也其為說卓矣顧獨以法言歎安漢公之懿為著書者之所不得已彼貴人必好人諛己人人諛之一人不諛則惡其傲吾身之不容其於書也何有君子欲成吾書則俛默以就容焉彼覩吾書而得其褒譏疑似之辭且曰諛我必章章然稱道歎羨之也乃始懸置而相忘焉故曰不得已也竊嘗求其說而致疑焉誠若是亦何

責有其書且揚子通律歷究象數依隱末秩無鈎軸之寄誠欲託辭以自免則劇秦美新亦足矣必載之法言奚為者千世論之不疑而以為法明告後世雖惷無知者不為而揚子之書乃有是何哉今秊李生國松從余假方樸山姚姬傳兩先生手校法言本錄其說益旁摭諸家慎其持擇為章義十三卷余重取讀之至問神篇於梁齊趙楚之君視之無有而歎谷口鄭子真之不屈其志此揚子所自況也繼之以或問人曰難知也曰焉難曰太山之於螘峌江河之於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也烏乎能辨似者為無難然則揚子之意可知爾已史稱莽敢為激發之行虛舉隆洽當時頌莽功德者朝野上下無慮數十萬人此正所謂大聖之與大佞難也並舉莽伊周且謂其過之非欲人之辨似乎向使綴此數章於一篇其意旨固顯白而乃錯出以自索斯誠君子諱變以免於亂世明哲之道也莽之智有所蔽不足怪獨惜後之人亦尠識其微恉而揚子遂蒙詬於天下抑吾觀其書既美安漢公之懿又繼之曰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莽之僭僞漢統之不中絕而光武興揚子殆若有前知者

其言曲而中吾又以知揚子之學於易者深矣然則宋大儒斥其仕莽者非與曰奚其非斥之者為萬世立教也不暇為揚子一人審也恕之者以為得其心即無害於教因發斯義於簡首冀與篤信好古之君子相質正焉

屈賦微序乙巳

漢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王逸楚辭章句離騷一九歌二天問三九章四遠遊五卜居六漁父七九辯八招魂九大招十其篇第與釋文互異皆不以作者先後次序釋文次宋玉九辯於九歌前王逸既以招魂屬宋玉大招屬屈原而又次大招於後太史公明言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則招魂為屈原作固然無疑逸乃以大招當之誤矣洪興祖則斷自漁父以上為屈賦以符漢志二十五篇之數朱子集註一承用其說蓋九章九篇九歌十一篇九者數之極凡甚多之數皆可以九約之文不限於九也王船山先生說九歌前十篇皆有所專祀之神至禮魂則送神之曲為前十篇所通用然則禮魂各附前篇之末不自為篇數今定自離騷至漁父二十四篇入招魂一篇凡二十五與漢志適

合蓋原之賦具此矣淮南王安序離騷傳以謂兼國風小雅之變推其志與日月爭光太史公采其說入本傳而益反復明其存君興國之念無可奈何而繼之以死悲夫死酷事耳志定於中而從容以見於文字彼有以通性命之故矣豈與夫匹婦匹夫不忍一時之悁忿而自裁者比乎天地之氣儲與扈冶為人物之所公得而其間條縷分晰乃至杪忽不相越夫宗國者人之祖氣也宗國傾危或乃鄙夷其先故而潛之他族冀綿須臾之喘息吾見千古之賊臣篡子不旋踵而即於亡者其祖氣既絕斯無能獨存也事可為則單瘁心力善吾生且善人物之生一人一物之生不善即吾之氣不有虧乎事不可為則返其氣於太虛太虛不毀彼其氣之浩然者自磅礴而長存吾又未見屈子之果為死也性與性相通於無盡是故屈子書人之讀之者無不欷歔感泣然真知其文者蓋寡自王逸已見謂文義不次今頗發其旨趣務使節次瞭如秩如分上下二卷名曰屈賦微人之讀之者其益可興起而決然袪其疑惑乎又非徒區區文字得失間也光緒三十一年夏五月戊戌桐城馬其昶敘陳伯嚴曰醞意高文其辭激楚

姚叔節排印所著文詩五卷序 戊申

余年廿一就婚姚氏時外舅安福君方謝官寓皖城有三子閥伯仲實叔節叔節齒最穉裁十歲有成人之度余居一月歸其後姚氏旋里而家過從益密吾縣先輩風教必兼治義理辭章姚氏自惜抱先生後尤人士所歸嚮外舅喜為詩詩精顓且多其論學戒炫鬻吾鄙硜硜守其軌轍無或軼叔節學驟進詩文並茂余不能詩嘗一為之不工遂棄去已而外舅再出蒞安福通州范肯堂亦就婚官舍遂大為詩父子兄弟甥舅夫婦賡續和唱裒然成編也余與肯堂始晤江甯再晤天津及外舅卒官肯堂奔喪桐城時閥伯已前卒肯堂亦被病清羸感觸身世之際幽燕俶擾 天子蒙塵淒然苦語窮朝暮余所著書平居不欲示人即肯堂來亦第取觀余文未及半而去今肯堂則既死矣幸仲實叔節及余為時所棄假館近縣歲時歸聚猶得各出所業從容質問然誠不意今使為逾五十人也叔節當強仕之年雖不出乃與仲實並主皖學教澤之覃及者遠其廢薄可愧赧者唯余獨耳今年春叔節見語郡守惲公季申錄其文詩五

若將排印之徵序於余余諾之未及為先是皖中校印肯堂詩為范伯子詩集十九卷既成叔節寄我且評第其詩為國朝第一余復書論肯堂才雄思深要自能不朽顧詩家各有其性情體貌正不容軒輊且吾數人暱好世所聞也稱心而道人疑其鄙因相約刻集彼此不相為序叔節遂亦不余强也余既盡讀肯堂詩私念今世甯復有是詩又甯復有斯人者乎世曷嘗無人有之而不與吾接則等於無矣幸而並生一域又託為骨肉親愛當其生不知其難得及其既逝而乃與古人同致其慕想而平生所詣或頗猶有未相傾寫之慨長此終古何為者耶所謂戒炫鬻者又豈此之謂乎然則叔節之檢存所作用諗同志有以哉余雖欲不言烏得已也肯堂之沒余未有紀述叙叔節文詩感而思焉若夫叔節才美不後肯堂同為吳至父先生所激賞其名聲已自能顯於世余故不暇以詳仍前志也